

文艺史志资料

第二辑（哈尔滨市专号）

黑龙江省文化厅《文艺志》编辑部



文艺史志资料

(第二辑·哈尔滨市专号)

黑龙江省文化厅《文艺志》编辑部

1985年7月·哈尔滨



业经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八五）黑出管字第〇六三号备案

文艺史志资料

编辑：黑龙江省文化厅《文艺志》编辑部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副104号)

印刷：黑龙江省文化厅印刷厂

〔内部资料〕

前 言

近年来，党中央和省有关领导同志一再指出：编纂新型地方志书主要是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目标服务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设。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黑龙江省志·文艺志》的编写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黑龙江地区处于祖国北疆，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黑龙江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光辉的建设、创造。其中包括文明高尚、丰富多采、特色鲜明的各门类艺术形式和成果。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文艺事业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更加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于此，编纂出一部系统、翔实的我省文化艺术史志，用之当今资治，传于后世垂教，乃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必要工作。

编修志书，首要资料。特别是方志为“一方之全史”，必须以全面的真实的史料为根据、为基础内容来编理和撰写。因之资料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就成了编史修志中的重要基本环节。

由于黑龙江地区开发较晚，在历史记载方面存在着缺史少志，资料匮乏的遗憾。而关于文化方面的记录更是微乎其微。建国后我们虽曾积累整理出一部分资料，但又在十年浩劫里散失不少。这就给修志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只要下决心，艰苦努力，虚心学习，深入调查，广泛搜集，这方面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近一年来，我们已广泛搜集到有关我省文学、戏剧，电影、曲艺、音乐、舞蹈、社会文化和艺术教育等方面史料约四百余万

字，以及大量的照片、图表等，为修志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为尽早发挥修志工作在振兴中华，建设“两个”文明中的作用，我们拟将已搜集到的各种资料精选分类，编辑成《黑龙江省文艺史志资料》汇编，不定期的在内部继续印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变“死”资料为活资料；变少数人所掌握之资料为多数人能掌握鉴别的资料；同时期望得到匡谬纠误、钩沉辑佚和交流经验、互相促进。汇编将按“综合汇辑、分类述载”的方式，凡与我省文化艺术历史发展有关史料、文献等，均兼收并蓄，分设专目，逐辑编印。

编修文艺史志是一项非干不可的艰巨工作。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没有各方面力量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为此，我们通过本汇编作为一种通联方式，加强与省内外一切了解黑龙江文化艺术历史发展状况的人士联系。我们衷心欢迎一切与我省文化艺术历史发展有关的各种来稿（包括照片、图表或实物等）。一经审定使用或认为确有史料价值的，当优予适当报酬。

由于缺乏经验并限于水平，我们的编辑工作难免出现错误、缺陷，恳请各方面的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教正，以便逐步改进。

黑龙江省文化厅

《文艺志》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七月

| | |
|---------|---------------|
| 主 编 | 白 韦 |
| 副 主 编 | 康 蒙 郑 捷 |
| 编 辑 | 李 慧 洁 朱 桥 刘 艺 |
| | 郭 正 秋 马 宁 |
| 责 任 编 辑 | 马 宁 (第一、二辑) |
| 封 面 设 计 | 阎 文 才 (第一、二辑) |

目 录

前 言 戏 剧

- 抗战胜利后至建国初期哈尔滨的京剧舞台
..... 王 晓 明 (1)
- 哈尔滨话剧院回顾 (之一) 艺 青 (21)
- 哈尔滨市筹建吕剧团记实 李 醒 晨 (34)
- 合并后的哈尔滨吕剧团
..... 潘 振 才 张 昆 (41)
- 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皮影剧团、木偶
剧团简介 付 南 (45)

曲 艺

- 哈尔滨市曲艺团恢复初期二、三事
..... 刘 玉 书 (61)

电 影

- 解放前哈尔滨电影事略 姜 东 豪 (66)

社会文化

哈尔滨群众业余话剧活动近况

..... 田仲三 (129)

艺术教育

原哈尔滨艺术学院沿革

.....赵烈 徐明训 木子 (执笔) (132)

人 物

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

..... 刘玉书 王一忠 (142)

编 后

抗战胜利后至建国初期 哈尔滨的京剧舞台

王 晓 明

本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中心的开发，哈尔滨也跟着驰名国内外了。由于哈尔滨的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加之城市日益国际化，经济发展较快，文化艺术活动也有相应的发展。

“八·一五”抗战胜利时，在哈尔滨的戏剧舞台上，大都是京剧、评剧。尤其是道外的新舞台（现松花江剧场），中央大舞台（现市京剧院）和华乐大舞台（现市评剧院）最为著称。多少年来，全国众多的著名戏曲演员和京剧表演艺术家们都曾慕名而来，云集哈市舞台，用精湛的技艺以飨广大的观众。本文拟对当时的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东北人民剧院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接管了哈尔滨市，结束了半年多的哈尔滨境内的混乱状态，受到市内各界的欢迎。特别是那些在哈市流浪江湖的艺人们，在生活上他们有了保障，在精神上他们有了依靠，加上有了固定的演出场地和栖身之处，这一切使那些长期流浪的艺人们逐步认识到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由于民主联军的进入，共产党的文化干部也逐步深入到各个文艺团体，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首先是东北军区文化处的曲修己（营级）来到了道里中国七道街的巴拉斯（现兆麟电影院）影院，在这里找到了正在演戏，并且管点事的艺人马玉昆等人。

曲修己讲明他来的主要目的是：以军区政治部的名义，组建一个文艺团体的设想。

不久，艺人马玉昆、贾世华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支持下，以马玉昆、贾世华两人名字的“中间字”命名的“玉华京剧社”，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正式挂出了牌匾。

戏是可以开出去了，但仍是文齐武不齐。有了道具又缺少行头（服装），借来了行头又没有演员，急得马玉昆、贾世华两人团团转。虽然从道外的华乐舞台、中央大舞台和新舞台聘请了一些唱戏的艺人，但他们的名声不太大，且只能演一些平常“野台子”的传统剧目，总是不能满足道里观众和社会上的需要。这样，他们只好从外地接来一批批的流动艺人以弥补这一缺陷。先后接来了盖世杰、盖世英兄弟俩和王明成、张盛亭等人。无论是长靠武生戏的《长板坡》、《挑滑车》，或短打武生戏的《四杰村》、《杀四门》，还是唱功较重的老生戏《四郎探母》、《六国拜相》，三天“打炮”刚过，就轰动了道里、道外和南岗，就连同行及票友界也给了很高的赞誉和好评。由此道里七道街这个仅容纳九百多人的小“巴拉斯”名声大震。道外新舞台业主秦玉峰即刻在这里入了一股，并将自己唱青衣的女儿秦友梅和唱坤伶老生的玉无瑕（尹月樵），花衫任丽瑕（任玉砚）等送到这里。这不仅使秦玉峰得到了实惠，象秦友梅，玉无瑕，任丽瑕等人通过“巴拉斯”的名声和不断地舞台实践，更可以声誉鹊起、艺事大进。

大约半年之后，东北文协工作人员也进驻到这个小小文艺团体。当时无论是东北军区政治部的曲修己，还是东北文协的罗烽、张东川、白朗、金人或是肖军等人，都想把这个文艺团体管理得好一些，把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们逐渐地改造、教育成能为共产党和劳苦大众服务的文化队伍。

当时在东北文协主任舒群、李伦等人的领导下，把成立东北

文协文艺工作团和东北文协平剧（其名从延安平剧院而来）工作团纳入了日程。约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首先成立了东北人民剧院学员训练班。招收的学员大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以张耀宗、范文斌为首的共十几名，分设演员、器乐两个班。教师由东北文协出钱聘请道外新舞台的李顺楼、陆少亭、徐菊华、赵宏亮等人。由徐菊华、赵宏亮负责管理。

办学员训练班的目地是为自己培养文艺人材，改造古老的科班制度，为建立新的学校制度搞试点。学员训练班的地址设在道里中央头道街一栋旧有的小二楼内，学员们既在此练功，也在此住宿。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之后，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六周年之际，正式将道里七道街的“巴拉斯”电影院与道外的新舞台合并为东北文协平剧工作团，团长为高山。同时将道里、道外两个剧场改称为东北人民剧院。平剧工作团团部设在“巴拉斯”，后又迁至道外新舞台。

东北文协平剧工作团成立不久，首先在习俗上对旧艺人进行了改造，在生活上进行了补贴和关心。提倡他们礼貌待人，讲究卫生文明，彻底根除赌博、吸毒等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同时在中青年演员中进行扫盲活动。特别是欢迎那些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老艺人，给他们举办识字班，为以后他们的读书、看报、念剧本打下有利的的基础。

东北文协的领导是关心广大艺人生活的，尤其是罗烽、张东川等人，三两天必到，问寒问暖，帮助剧团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开导艺人除掉旧戏的糟粕，创造进步、健康的舞台形象，要求加工整理出一大批剧目来跟上时代的步伐。由于领导的工作作风正派，深入群众，能和艺人们同甘共苦，在广大的艺人当中深得人心，愿为剧团贡献力量的人也逐渐增加。

为了适应新的要求，东北文协决定将道里九道街大光明电影院改为文化俱乐部，由文协平剧工作团的演员两地（道外的新舞台）串演。经常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有：秦友梅、李香匀、武帼英、诸世芬、俞赞庭、尹月樵、管韵华等。他们经常演出的是一些传统剧目，例如：《吕布与貂蝉》、《苏小妹》、《绣襦计》、《屈原与婞娟》、《双姝奇缘》、《露地晴天》等戏；还有一些新编传统剧及新编历史剧，象《新四郎探母》中的母子、夫妻、兄弟、岳婿之间的种种人伦之情的渲染，都有所改进和变动。尤其是在经母子、兄弟的教诲之后，使杨四郎不再重返辽国，整振军威，甘为宋氏江山出力，替父、兄弟报仇等情节，当时也博得了一部分观众的赞赏。又如在《新王宝钏》剧中薛平贵不纳二妻的故事情节均受到了观众的良好评价。总之，就当时来讲，一些剧目情节的变动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必然要产生出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文艺作品来。无论是灭楚降齐、併吞六国，选彩女大造阿房宫的嬴政《秦始皇》，还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救贫济困，扶正祛邪的《天国女儿》，或是描写平房细菌工厂的抗日斗争，由陈其通编导的《恩仇记》都曾得到了普遍的好评。更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土改运动，反霸斗争，以宋之的、张东川等人编写的反映明末恶霸地主欺压农民、导致其家破人亡后幸得李闯王义军为其昭雪复仇的大型平（京）剧《九件衣》，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正式公开演出后，屡演不衰，影响甚大。

该剧曾在年初东北局宣传部主持的文艺工作会议（在文化俱乐部召开）中做了示范演出、并受到了当时的领导人：彭真、陈云、凯丰等的鼓励与接见。哈尔滨市政府还特为《九件衣》一剧颁发了一面锦绣大帐做为纪念。

在东北文协的领导下，平剧工作团的全体演职人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导前线频频传来的捷报。仅在一九四八年的一年之中

就多次地举办了义务大公演。其中较为隆重的要属四八年二月一日在道里文化俱乐部和道外东北人民剧院的三天“拥民支前义务大公演”了。这次义务演出，还特邀了上海著名票友汪雨田先生。在他的领衔下，秦友梅、武帼英、诸世芬、尹月樵、徐菊华等人都饰妆登台客串。演出的剧目有：全部《法门寺》、《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谏》、《苏小妹》、《新王宝钏》、《生死冤家》等十几出戏，每日早晚两场。

由于演员阵容的齐全，服装道具的完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当时，甲等荣誉票价高达一千五百元（旧币），乙等一千元，购票者仍是络绎不绝，十分踊跃。

东北文协平剧工作团一直是分成两个演出队。其演出场地主要是在道里的文化俱乐部和道外的东北人民剧院。演员在这两个剧场进行分别串演。当时有：李香匀、秦友梅、武帼英、徐菊华、诸世芬、尹月樵、尹奎良、俞赞庭、哈卓灵、管韵华、罗元崑、王美君、张凤茹等一些称之为著名的京剧演员。他们经常演的戏除以上一些传统剧目外，还重新编排了许多历史名剧，如：《岳飞》、《青衣女》、《莫愁女》、《击犬盗红娟》、《得意缘》、《林慧娘》、《新花木兰》、《牛郎织女》等。在这同时还排演了延安平剧院精心创作的《廉颇与蔺相如》和《穆天王斩子》。

这些新编历史剧目的演出，使当时哈尔滨市的戏曲舞台争芳斗艳、姹紫千红，也使哈尔滨的观众大开眼界。尤其是在戏曲改革上，他们先走了一步，为以后的“三改”运动和净化舞台起到了典范作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晚剧团正在演出时，接到沈阳打来的电话，得知沈阳已解放。消息一传出，整个剧团沸腾起来了，并立即向广大的观众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许多观众连同台上的演职员同时流出了激动的热泪，整个剧场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演员们抬着巨大的欢庆胜利的标语牌，在铿锵的锣鼓声

中，在舞台上扭起了东北大秧歌舞，直到深夜才散去。

第二天，东北军区政治部、东北文化部联合下达了一项通知，要求东北文协全体工作人员及下设的各剧团演职人员，随军南下沈阳劳军慰问。

十几天过后，文协平剧工作团南下大队准备就绪，除原平剧团团长高山带领明海山、陆树田、郑小冬、崔文惠、田玉萍、苓桂山、张德仲等十几位老、弱、病留守外，全都去了沈阳，由徐菊华领队，共计九十七人。当时由于南线铁路陶赖昭一带被敌人破坏，只好绕道东南的梅河口向沈阳进发。

松江平剧院

中央大舞台，它位于道外区的中心点，是哈尔滨较早的舞台之一。它是在原中舞台的旧址上翻建起来的，始建于二十年代初期。由于原来是座二层楼木结构建筑的中型舞台，才取名为“中舞台”。

关于这幅楼房的房产权是谁，多少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此房产纯属哈尔滨京剧老票友孙宝麟之父孙质彬的固定财产之一。多少年来，由于孙氏家族的自相矛盾，祖孙们的反目，早在三十年代中叶便将此中舞台分给了本家第三代传人孙汝元经营管理。

几年之后，孙汝元见此剧院买卖还算可以，地点好，交通又方便，可称为四通八达，只是这座旧式舞台实在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为此，筹资金于一九三八年将这座剧院翻建。于一九四〇年正月初一正式竣工开戏，重新命名为“中央大舞台”。

孙汝元为了弥补这两年来 的亏耗，他开始亲自成班了。后因经营不善，又把这个成班权交给了一个名叫汪树禄的人。不久，京剧艺人金碧玉来到了哈尔滨，给她包头（化妆）的 名叫孙绍宗，此人机敏、聪慧，没来几天，便结识了原道外二道街太阳旅

馆东家张显全、陈印武两人，他们三人合股在汪树禄之后的丁子华手里把中央大舞台接管下来，直至一九四五年哈尔滨光复。

正因为中央大舞台是哈尔滨市较为著名的剧院之一，所以它接待过许许多多的名伶艺人，同时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的轶闻佳话。

这里来过全国著名武生李万春、历慧良，也来过“南麒、北马、关外唐”，来过四大名旦的“第一童伶”与“白牡丹”，还来过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童芷苓及大江南北的梨园子弟。这里有过艺人的欢乐，也有过艺人的悲哀，评剧艺人李淑艳就是在特务汉奸詹克礼的逼迫下跳楼自杀的。总之，中央大舞台的兴衰史就是旧社会艺人们的血泪史。无论是谁在这里唱戏，必须忍受汉奸、业主、房产主的压榨、勒索、甚至出卖肉体，否则是寸步难行或家破人亡。正象女艺人吴蕊兰、金碧玉所说：“感谢共产党救了我们这帮女艺人，感谢毛主席给了我们做人的权力！”

光复初期，哈市文艺界比较混乱。在道外升平头道街口处有一幢小青砖二楼（现道外区第二房产所维修组），几十年来称之为“会友栈”的小客店。它是早期梨园界共同资助艺人的歇脚之处。无论是谁来这个码头上唱戏，缺少“龙套”，“武行”，“旗锣伞报”以及“官中”（乐师）等“四梁四柱”均可在这里找到。天长日久，这里就成了一些蹩脚艺人的栖身之所。渐渐地也变成了艺人的赌场、烟馆、奸情娼宿之地。

中央大舞台正是个三不管的地段，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给供电，舞台中央只好悬吊着五盏大号汽灯，如若冬天，还要在观众席间燃烧起四个大火炉，艺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烟熏火燎之中为业主卖命赚钱。

随着战势的推进，胜利捷报的传来，东北文协领导人舒群、李伦、罗烽、张东川等人常常出现在中央大舞台的群众之中。他们深入下层，了解情况，受到欢迎。然而，业主孙绍宗等人见了

之后却又怕又恨，为此，他们加剧了对艺人的剥削，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夏发生“罢工”事件为止。

那是在四七年端午节刚过，在高少亭、吴清泉的编导下，排出了第一本带有布景变幻、机关砌末、光彩耀眼、夺人耳目的连台本戏《水泊梁山》。大概是出于“本戏”的原因，加上新闻界的宣扬，真是购票者踊跃、闻听者争先了。

在赚钱上，孙绍宗要比他的东家孙汝元高明得多，他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大好时机。端午应节佳剧《白娘子》、《屈原》等戏刚刚演过，已经进入了一年之中上座率最不景气的时期，恰巧，连台本戏《水泊梁山》出台了。这时，孙绍宗新的票房美梦也形成了。他同人研究，擅自做出决定：在原来每天只演晚场戏之外增加一个白场，但他始终不跟艺人们提出是否增加必要的报酬。多少天这样过去了，艺人们的“包银”丝毫没有变动。他们整天网子（演员头上的水纱）不离头，靴子不离脚，天热、挣得少，加上饭不应时，一连病倒了好几个。此刻，后台开始骚乱起来。闹得最凶的要属场面上的鼓师刘玉泉和张仲山。他们去找孙绍宗，孙不但不予理睬，相反地摆出了许多困难。无奈，以刘玉泉、张仲山、李玉春为首的十几名艺人和一小部分场面（演奏员）先生进行了罢工停演。虽说人数不多，可在哈市的梨园界还是第一次。

罢工的十几个人首先来到了道里的中苏友好协会（现市委大楼院内）找到了文协领导人罗烽、张东川，讲明了这次罢工的原因，揭发出了业主孙绍宗在关内购汽车、买房产、开买卖，而在这里却克扣艺人的工钱，榨取艺人的血汗和一些违反政策的不法行为。

文协领导人罗烽对这次罢工给予了鼓励。同时也指出：“你们现在是跟业主罢工，将来归共产党接收，罢工就不允许了。那时没有了剥削，人人平等、互称同志，你们也不叫戏子叫演

员……”

几天之后，《哈尔滨日报》针对这次罢工进行了报道，并加上了评论文章。

在广大艺人们的斗争和社会各界的舆论声援下，业主孙绍宗不得不向中央大舞台的艺人们补发了十几天的工钱和陪礼道歉。

七月初东北文协接管新舞台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大舞台，这里的艺人开始议论了。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不知是谁提出了去文协请愿的想法，立即博得了大伙的赞同，当即委派刚来不久的高亚樵、焦麟昆两人代表中央大舞台的广大艺人到东北文协进行联系，得到的回答是：上级有所安排，望回去等待。两位代表急不可耐，他们跑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去联系，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张的科长，这位张科长立刻将他们的来意向上级做了汇报并得到了批准。当中央大舞台的艺人们得知已被东北军区政治部接收的消息后，高兴得把这两名“请愿”代表哄抬了起来，举在了空中。

第二天，两位代表带着从业主孙绍宗手中索来的大帐本，又来到了军区政治部，这回见到了陈亚丁部长。陈部长首先问了一下大家是否都愿意政治部接管，然后又向两位代表说：“对你们的接管，我们是无可推卸。只是我们跟东北文协不一样，你们要靠自己管理，政治部派代表去。”

接管的这天，天气是那么晴朗，云彩是那么洁白，中央大舞台的艺人们象过年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同办喜事一样喜气洋洋。八点刚过，人们就自动地集合起来，排成夹道欢迎队伍，手里拿着标语牌，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东北军区政治部领导的到来。

大会是在中央大舞台的剧场里召开的，所有的军区政治部领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